

馬氏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六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興著

郊社考一

郊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鄭氏注祭法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

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

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稷大德配衆亦禮之殺

也正義曰鄭元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太德威仰木帝言以

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元說

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意以爲唯郊是祭天禘者

宗廟之殷祭郊卽圜丘圜丘卽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

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圜丘在

郊故也 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圖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圖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達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爲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爲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魯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圖丘以魯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爲祀天兩義遂分圖丘與郊爲兩處矣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魯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邪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爲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爲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注而注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

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憲以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秦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泰一五帝於是天為有六以祀六帝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注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為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遷固志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敘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盡夜分分而日長也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

而祭於其實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辭息警反也郊之用辛

也周之始郊日以

晉周以郊天之月而日至謂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謂禮也

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禮發儒者見周禮蓋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

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冬至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齊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

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始初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

楊氏曰郊祭言迎長日之至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故冬至郊天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下文郊之用辛也周

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取陽新用事故用辛日也二說皆取冬至郊天也黃仲舒劉向漢之大儒又在鄭氏之前鄭氏不從其言必以迎長日為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之長日又以周之始郊為魯郊者蓋鄭氏欲分

丘與郊為兩事周既以冬至建寅之月郊天迎春分乃以周為魯豈不謬哉又按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咸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則用冬至之日據禮記日用辛則冬至祭之日

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疏曰未郊故未服大裘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圯墀反道鄉爲田燭作沉掃素報反

疏曰郊祭之上且人之喪者不哭又不致凶服而出以于王之官也祀掃反道者祀掃廣墀也反道刻陷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墀新道也鄉爲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

燭照路恐王弗命而民聽上疏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籍喪者不哭以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章此魯禮也周禮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楊氏曰此章始言周之始郊王立於

澤王皮弁以聽祭報王被裘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注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

以稱王乎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大數不過十二乘素車責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

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明謂則之以示人也疏曰禮結上王被衮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曰此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

始者反其初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

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藻結疏布樨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

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

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山陰陸氏曰周禮祭天王乘

玉輅建太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太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

馭以適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以赴壇何以知其然也曰巾車王之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太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輅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

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輅者乘以適郊固有兩車也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

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汎埽清路行者必正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實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脫裘矣服裘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楊氏曰按此章言天子被裘象天既至泰壇脫裘服裘以臨燔

然否春秋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稷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

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詩序曰郊祀天地

記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吉土王

而居之土也獨帝於郊以四時之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行主

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陽火為煖水為寒土為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

周禮凡樂圖鍾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凡樂函鍾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爾雅曰邑外謂之郊又曰非人為之丘陳氏禮書曰祀天於南郊而地上之圖丘者南郊之丘也

丘圜而高所以象天此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象地

此所謂為下必因川澤也泰壇南郊之壇也以之燔柴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壇則知泰折之為坎言折

則知泰壇之為圖言泰則大之至也言壇折則人為之也祭祀必於自然之丘所以致敬瘞埋必於人為之壇折

所以盡文宗廟之禮瘞埋於兩階之間則壇必設於圖丘之南折必設於方丘之北矣燔柴以升煙瘞埋以達氣

則燔必於樂六變之前瘞必於樂八變之前矣先王燔瘞於郊丘其牲角鴈栗其牲體全齊國語曰郊禘其饗其器犧尊疏布繁檣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涖玉

之禮則郊有其藉蒲越藁結記曰莞之尚其樂歌黃鍾太簇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雷鼓靈鼓其車玉

輅素車其旂太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摯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王北面而北面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

居東月居西記曰祭社之禮君南鄉於北闕下答陰之義惟此則圖丘之上王北鄉可知也又曰大明生於東月

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略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密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

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不於圖丘謂天好陰而兆於高山之下其祠地不於方丘謂地貴陽而

兆於澤中之圖丘漢之祠天不於南郊而於甘泉其祠地不於北郊而於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

奏樂其下非先王席有六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輅駢駒龍馬一切侈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說蠡起一

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則天地同牢於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於南郊光武北南郊於雒陽之陽兆北郊於雒

陽之陰其禮儀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墮廢殆盡良可悼也 右經傳所載古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禮謂始告神時屬於神座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

玉禮神當燔柴之節也楊氏曰天牲幣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疏曰按聘禮

皇大帝亦出於星經在六經無所見天牲幣放其器之色禮時有酬幣明此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

幣之從爵也春官宗伯楊氏曰大宰注云玉幣所以禮神疏引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為證

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座以禮神也大宗伯注疏只云非禮神之幣乃酬尸之幣是禮神酬尸各有幣也然經但

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幣一而已注疏又別而為二恐未必然也 又按通典云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

各隨玉色幣帛綴長丈八尺通典之說蓋以鄭元注聘禮釋幣制云制丈八尺疏云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

制合為匹也 以上禮天玉幣

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王制曰郊特不過

栗 郊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化而 陽祀用騂牲毛之騂私營反 騂牲赤色毛之取純毛也元謂陽祀

國語周語 郊社考 四

用辭禮楊氏曰鄭氏謂以蒼璧禮天牲幣各放其方之色則當用蒼璧禮法乃云用駢犧其色不同故以蒼璧禮之為祀昊天圓丘所用以駢犧為祀感生帝南郊所用鄭元王肅兩家問難備見郊特牲疏今不備載愚竊以理推之天道渾全陰陽五行具備不比五方各偏主一色遠望則其色蒼純陽則其色赤故說卦曰乾為大赤故周為赤色用駢犧又如夏用元牡股用白牡亦是天道渾全不偏主一色又何以蒼璧為疑若鄭分圓丘與郊為二則諸儒辨郊血疏曰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以燔柴為始宗廟以課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諸幸為始此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整近故用血也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郊特牲又禮器郊血疏曰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燔有熟此云郊血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脊是郊祭天有熟也有熟則腥可知也今言郊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也養性必養二牛者為猶用也為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牢中搜除

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郊特牲此上祀天之牲

酒正辨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而汁滓相將益成而翁翁然蔥白色體泛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自飲之昔酒久釀乃熟故名昔酒酌無事之人於祭末羣臣陪位疏三酒事酒酌有事之人謂於祭末卑賤之人得尸酌實長不敢與王之臣共齊同酌故酌清以自酢事酒春成以酒之清酒更久於昔酒祭時賓長獻尸又久於昔酒冬釀接夏成五齊三酒俱用秋稻麴蘗但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通言之齊亦曰酒故禮云醴酒醴酒其也酒則自用黑黍為之與此別陳氏曰齊之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謂事酒酌有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則有酒之體中則益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

辨三酒曰事酒昔酒清酒元謂事酒酌有清今之曾久白酒所謂舊醞者也

大祭三貳鄭司農云三貳三益副之也大祭羣人祭祀以疏布巾羣八尊

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疏曰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疏布者大功布為羣覆此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元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羣之也又曰鄭知此經祭祀是天地之神者以其下經用疏布皆是尚質之義也又以羣布羣六尊疏曰天地亦有相也之舉用疏布互舉以明義也存之

大羹不和犧尊疏布羣樛杓汁也音泰和胡臥反犧素何反王如字羣章善反又市戰反疏曰大羹不和者大羹肉

用禮尊疏布為禪杓則知樂天入尊事

也人掌其租也而飾之

租也和不和也者飾之謂設巾疏曰此直共租

天子親耕粢盛租粢以事上帝疏曰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與此祭上帝有租粢者凡有二者和之

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相乘為一已上祀天酒齊粢盛

蒲越藁特牲曰莞簞之安而蒲越藁之尚明之也疏曰凡常居下莞上簞祭天則蒲越藁藁之尚也今禮

及隋禮樂氣為祭天席蒲器用陶匏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之屬故周禮廣人為簋匏謂酒爵郊特牲郊

述后農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

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亦用匏為尊通典云尊及薦酒醴器並以瓦爵以匏片為之

叩盛于豆

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叩五部反盛音或叩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酒醴也登薦大羹也羹

謂之豆竹豆謂之簋瓦豆謂之登先儒謂宗廟之簋豆用木天地之簋豆用瓦然詩述祀天之禮言于豆于登則

祀天有木豆矣鼎聖人享以享上帝易鼎卦之已

四圭有邸以祀天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一玉俱成兩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

璧用一大玉琢出中央為璧形亦肉倍好為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大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為節

有邸之四圭也者此說四角角即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春官典瑞楊氏曰四圭有邸以祀天即冬官

玉人之事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也玉人之事其工也典瑞所掌之官也玉人之事疏曰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

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二寸者未知璧在中央通兩畔總計為尺二寸未知除璧之外兩畔

不可強記也徐邈曰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秉圭非禮丘與郊各有所施楊氏曰徐邈植璧秉圭言者

國朝會要禮制局言以蒼璧禮天四圭有邸以祀天蓋蒼璧以象體四圭有邸以象用故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

而兩用也此義與徐邈不同姑兩存之已上係祀天之玉

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元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

日鳥獸雜四時五色以章之是也希讀為緇或作犛字之誤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

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作續者續畫也衣是陽陽至輕浮靈亦輕浮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

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其斷割焉服黑與青為形則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希龍者謂刺繡為龍但裳主

同云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周司服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若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與周

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按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元豐間神宗問陸佃大裘何物對以禮

記玉藻云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可知又曰郊之日王被裘以象天則大裘屬裘可知大裘屬裘則載冕桑十

章鄭乃云大裘之上有元衣無文采鄭氏又謂有虞氏十二章周止九章其說皆非即司服經文熟讀而詳玩之

待旁引別證而知鄭說之非矣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蓋十二章自日月星辰而下從古而然矣孰謂禮樂大備

於周而獨不然乎郊所以明天之道取象非一端也冬至圖丘大裘而冕則天之時也席用橐駝器用陶匏則天之

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遂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

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黼文公卿服黼文唐長孫無忌以

於服袞他冕靈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桴焉

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

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常十有二桴以祀鍾音闕樊步干反桴音留疏曰外內大小樂祀皆用此一略太

從王服也夏官疏服氏袞冕六人繡王之太常注曰服民冕者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轅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

轅犯轅遂驅之轅謂未入祝之有反行山曰轅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人善獨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

國門封土為山象鄭注月令祀行之禮為轅壇厚三尺廣五尺此道祭亦當然云善獨棘柏乘素車旂十有二

旂龍章而設日月素車設輅也設日月畫於旂上疏曰乘股之模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

車無別雕飾梁以素天謂之大路也紫謂馬腹帶也綬軼也染絲而織之曰纁五色二而曰就就成也言五色而

祭天之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越音活又恒公二年左氏傳大路越席疏曰大路訓大

也巾車五路玉路為大故杜以玉路為大路楊氏曰左傳注疏與禮器郊特牲注疏不同姑兩存之又按巾車

飾以金玉路以祀郊特牲曰乘素車禮器曰大路素而越席二說不同夫子答顏淵曰乘股之輅蓋素車者股輅也

上王祀天之車旗

大司樂六合樂分樂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雷聞以祀天神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圖鍾為宮

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圖丘奏之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至者以天是陽還於陽生之日祭之也春官詳見祭物樂條陳襄奏議曰夫

祀天必以冬至日以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觀圖鍾者取與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圖鍾為宮三變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變合陽奇之數鼓人以

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天神也右祀天禮物樂舞

前期十日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誓戒重失禮也具所當共修掃除糞酒

於祭者疏曰太宰不掌祭祀故云宗伯大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云諸有事於祭者也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注曰宿先卜祭之夕疏曰云卜日宿為期則是卜前之夕與卜者及諸執事者以明且為期也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

郊社考

事讀禮書而協事與之者當謂墨協小史大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協事恐事有失天官大宗伯詔大

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疏曰大禮是事神之人知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齊車金路也前齊車立於馬韋謂齊時所乘金路也又荷子前備驚奔也楊氏曰前期十日乃散齊之初此齊右前齊

齊服有元端司服齊則續結佩而爵釋結疏曰耕反齊則續結佩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釋齊服元端

諸侯以下皆以元纁齊而以爵韋爲鞶同士禮以其齊故不用朱鞶素鞶也而庶氏皇氏並謂王齊日三舉鄭司農云

夫齊必變論語齊必變食疏曰齊謂散齊致齊齊必變食齊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玉府王齊則共食玉陽精

長云純王齊當食玉屑夫官
 之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
 鬯人凡王之齋事共其祖鬯
 如給三酒可飲之物明此
 亦齊給王密洗浴之香美酒
 非

傳下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祠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告受命祖後乃告下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營人將有事於上

親考必先有也者亦爾也尊祖故受之命宜由尊者出親繼故祖受命事至就親近者也尊祖卜之日壬子

澤親聽誓命受教誨之事也消澤賢也所以指衆而誓之是也疏曰王在於澤宮中以射擇士故因呼爲澤宮也

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澤宮中又使有司警敕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受教諫之義也
 者皆題作圖是受教養也武丁實謂之可成而王主見王自舉宮而置以圖命直用申教也

又立擇聽誓是受錢義也。魔命庫門之天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也。外矣太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百姓王之親也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疏曰王自學宮而還至欲改尊之寺。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太廟之內戒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親

是王先祖所生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改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齋之時以誓命重相申

郊特牲

祀之前日太宰及執事眠滌濯眠音覬大宗伯亦疏曰及猶至也謂致祭前日太宰眠滌濯按小宗伯大祭祀眠滌大

宗伯涖玉玉禮神 小宗伯省牲察其不法 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縣音元 疏曰謂展者

祀之日祀之日圭玉牲饋酒齊 雞人夜嘯旦以嘒百官嘒大英反 謂古甲反 嘒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

人雞人主嘯且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也 典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說書說反 舍車也 出臨王當乘 贊駕說反 舍車也 出臨王當乘 王皮弁以饗祭

報報猶自也 夙興朝服以待白崇事者 而後服祭服而行事也 郊特牲 小宗伯告時于王告備于王謂具也 春官 大祝大禋祀逆牲春

太宰及納亨贊王牲事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 天官 大宰伯省牲鑊省息井反 鑊戶郭反 鑊亨牲器 鑊曰當視享牲之鑊 春官 燔

柴於泰壇燔音煩 疏曰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幣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 祭法 元豐元年九月陳襄等言陽祀自燔始陰祀自血始然則升煙燔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也 及致神

辭矣方有事焉至於禮畢則以牲幣之屬而燔之然後為禮之終故儀禮謂遠天燔柴祭地燔牲而鄭氏以為 祭禮終矣備矣先儒有謂於燔燔之始即用牲幣之屬既不見而又未薦神遠天燔柴祭地燔牲而鄭氏以為

復也至後世知燔燔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而闕於先也請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燔柴 祀南北郊先升煙燔血之禮矣薦獻燔畢即燔燔牲幣之屬則始於終之禮備從之

壇下掃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 禮器曰禮有以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地面 壇在泰壇也特燔柴於泰壇之上而已後世正祭在壇上從祀神位又衆於是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謂正祭在地面

則非外之限 小臣大祭祀沃盥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已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 臣非外之限 盥音管 疏曰大祭祀天地宗廟皆是王將獻已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

玉帛從之 大宗伯奉玉疏曰天地有禮神之玉始 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禮器郊特牲同 太宰及 玉帛從之 祭之樂又奉之 春官 郊血禮器疏曰郊則先設血郊特牲疏曰謂正 祭之時薦於尸座之前也禮器郊特牲同 太宰及

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而授之 天官 小宰 贊玉幣爵疏曰太宰職云贊玉幣爵今此又云贊此三者執以從王而授之 天官 小宰

大神至尊郊特牲疏皇氏曰蓋若璧於神座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裸故鄭注云小宰云惟人道宗廟有裸天地 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然則祭天惟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

六變次薦熟王酌盞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盞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饗樂但不皆 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恙天之事大宗伯次酌盞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

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盞食之縱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 非正獻二獻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 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圜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按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

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者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登盤綴為卑賓長終獻 酌之升堂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者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登盤綴為卑賓長終獻

座星青帝曰靈威仰云云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下卽云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
帝黃帝少皞顓頊五人帝其義非也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
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
時唐永徽二年長孫無忌奏請革鄭玄六天議事見唐郊祀下 陳氏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
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
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凡以神仕者
以冬日至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此指統乎
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大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神
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於大神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旌案設皇邸
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
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
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爲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爲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矣周禮明其祀
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
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

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書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
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

泰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

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面壇第一等又

有天皇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又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

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禮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

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至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

之玉六變之樂冬至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燭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晉書天文志中宮

天皇大帝其神燭魄寶史記天官書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座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考之矣然合郊丘

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犧神農黃帝少昊顓

頊而已春大傳夏炎帝中黃帝秋少昊冬顓頊魏相曰太皞乘震執規司春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少昊乘兌執

而中衡冬閉氣居下而中權然則魏相言五帝之所司則是言五帝之所執以夏為衡以秋為矩則誤矣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

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元冥春秋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

農收格及附為元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然即太皞少昊以春秋之氣言之也

此元以冬而冥后土居中央以君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湖於卦為艮於

腎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